

啊，白鷺，白鷺
白鷺載着早晨的陽光
載着和平、春天和幻想
飛翔在孩子們的頭上……

此詩寫於一九五七年。意境優美，一點「八股」都沒有。他該算是少數民族的詩人中佼佼者之一。我在貴刊七月號發表的「中國新詩人出生年表」中未能把他列入，因為迄今未見有關他的任何傳略，所以未能判斷他的出生年份。尚不知鄭繼宗先生有他的生平資料否？

專此敬頌

編安

高準 上

八月十日



高天生

主編先生大鑒：

詹宏志先生繼季季女士之後，主寫「每月短篇小說評介」，其文學知識豐富

、理路清晰，加之以文筆優美流暢，發而爲文每見睿智流露，亦時有創獨之見，發人深省。個人對詹先生之成就深感欽佩，相信「書評書目」每位讀者，對於詹先生在小說上所作的貢獻，也是銘感於心的。

八十七期「書評書目」上，詹先生以「原則與利益」爲題，評介陳若曦的作品「路口」。該文以「利益與原則」的衝突爲主要架構，對「路口」有非常詳盡和深入的分析、闡釋，即使是未讀過「路口」的讀者，也能獲得相當深刻的印象，以及某種程度的瞭解。

因之，我在這裏所提出來的幾個問題，並不是什麼正式的「批評」，至多只是非正式的質疑問惑，或者是雞蛋裏挑骨頭的「有理取鬧」（我希望文壇熱鬧些！）罷了。

首先，對於詹先生一再強調：「陳若曦的文學已因材料與主題，註定要進入歷史了。」（第十二頁）「材料和主題，由於前無古人，已使陳若曦的文學註定要進入歷史。」（第二十頁）我深感困惑。當然，我並不是懷疑陳若曦的文學成就，而是對詹先生所持的陳若曦將走進歷史的理由深感懷疑。根據個人的一些瞭解：「小說不是歷史記錄，亦非社會學資料。小說是作家透過個人對人生社會特殊看法，以文學技巧表達出來的一種藝術形式。」在這樣的前提之下，單純的「材料與主題」，絕對無法使一個作家走進文學史。因之，若要說陳若曦若已走進歷史，舉出「材料與主題」這個理由是非常薄弱和生硬的！或者，詹先生所說的「歷史」並非文學史，而是別有深意在焉，那就只好怪個人學識淺陋，無法窺見堂奧之妙了。

其次，對於詹先生的一段「結論」，個人也有些相出入的看法。詹先生說：「陳若曦的小說，往往只有『骨骼』而無『肌理』，只有情節沒有描寫，冷硬而乾枯。簡單、冷靜地交待事實，本是陳若曦小說的特色，但是容易缺乏感動力……」

如果我沒有曲解原旨，詹先生本段主旨乃在批評陳若曦的作品缺乏感動力，而其佐證乃為詹先生讀陳若曦小說，「興趣常常要靠題材本身來維持」。然而，個人亦嘗潛心讀陳若曦作品，「窮觀極照，心與物冥」，以心印心地體會作者創作情懷，每於其樸實無華的白描文字中，感受如雷霆萬鈞般的震撼。至於讀「路口」一文，其感受唯有「驚心動魄」四字稍堪比擬。然而，我想用這些訴諸感官的主觀經驗來抬槓是沒有意義的。因為，人言人殊，各是其所是，各非其所非，如此一來豈不是沒完沒了？

葉維廉在「陳若曦的旅程」一文的開頭，曾引劉西渭的一段話作為評論的張本，原文照引如下：

「經過了那熱烈的內心激盪時期……漸漸在擬定，在擺脫誇張的辭藻，走進一種克臘希克（即古典）的節制，這幾乎是每一個天才者必經的路程，從情感的過剩到情感的約束。偉大的作品產生於靈魂的平靜，不是產生於一時的激昂。前者是一種戟刺，不是一種持久的力量。」

縱觀陳若曦的作品，早期的「欽之舅舅」、「灰眼黑貓」……等，不乏辭藻豐滿、語言誇張、情緒激盪，着重戟刺，因之小說情節的進展每受強烈的未受節制的主觀意識及偶發而具爆炸性的潛意識活動所左右。這些作品表面看起來五彩

繽紛，但却是「金玉其外，敗絮其中」，真正的價值和意義極有限。然而，自從「尹縣長」開始，她便放棄早期小說中那些炫人的技巧，而代之以樸實無華的白描，一任事件真實客觀的在我們的眼前演出，由我們去感受其中令人不寒而慄的情境。這種蛻變是轉振性的，也是陳若曦個人寫作藝術上最值得稱道的突破。其中演變蛻化的痕跡，葉維廉在「陳若曦的旅程」一文中述之甚詳，茲不多贅。根據個人的看法，就是這種轉振性的蛻變，將使陳若曦走進文學史。

從寫作的藝術上看，創作者對文字、韻律、典故的熟習及能技巧的運用，是最基礎的成就，倘若能將諸般斧鑿痕檢藏起來，擺脫形式上的矯奇老練、豐瞻多姿，而臻於「真景見前，生意呈露，混然天成」，雖不著急，而在表現中自然賦予秩序。所謂「七縱八橫，信手拈來，頭頭是道」，這種成就是更高超和不容易的。陳若曦的轉振性蛻變，便是從矯奇老練邁向混然天成。因之，我認為詹先生的譴責「路口」白描到底，缺乏辭藻之豐滿，是不太必要的。

誠如白先勇所說：「沒有偉大的作家會爲了表現某種文學技巧、形式來寫小說，一定是先有了題材，才找最合適的文學式來表現它的內容，愈深奧的題材所需要的技巧愈高……」（胡菊人：與白先勇論小說藝術），同時，內容和技巧，有時並不能一分爲二，內容就是技巧，技巧也就是內容，它們是一體的兩面。在這些基本認知之下，個人對陳若曦的作品，提出一些粗淺的看法，尚祈先生有以教我！

高天生 一九八〇、八、三